

國學小叢書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謝无量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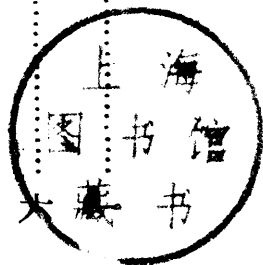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0457B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六
第二章	北方政治思想	……	六
第一節	北學之淵源與周公	……	六
第二節	孔子之政治思想	……	一三
第三節	孟子政治思想	……	一八
第四節	荀子政治思想	……	二一
第三章	南方政治思想	……	二七
第一節	南方政治思想之淵源與道家	……	二七
第二節	法家政治思想	……	四一
第三節	縱橫家之政治思想	……	四七



第四章 南北折衷派之政治思想……………五〇

第五章 結論……………六一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第一章 緒論

中國古代學術，以春秋戰國之世爲最發達，政治學說，也到那時候纔有可以研究的系統。其顯而易見的，就是那時候的思潮，分做南北兩派。因爲他們所根據的原理不同，所以在政治上應用的主張，也是不能一樣的。北派以孔子爲宗，南派以老子爲宗。北派一系相承，由孔門以至孟荀，均是儒家本色；南派則自道家流爲縱橫家，法家，較爲複雜。兩派的思想，中間雖也經過若干的調劑，但是他們根本上的區別，終是劃然不可掩的。

再進一步說，北派的政治思想，可算當時的新學，南派的政治思想，可算當時的舊學。北派言必稱先王，他們所擁護的是文武周公的制作，現代的法度；南派就要推到神農黃帝，是他們學派的遠祖。北派通體說個王道，唐堯虞舜，不過做個

陪襯，也可以說他們追慕的是帝道。南派政治主張的極端，就是皇道；拿他們的道理來小用，就是霸道。所以北派講的是帝王政治，南派講的是皇霸政治。兩派的政見，是根本衝突。儒家始終反對霸道；對於皇帝，帝王的政治，南北兩派，雖都常常說起，但子細看來，却是北派傾於帝王政治較多，南派傾於皇霸政治較多。

北派爲甚麼是當時的新學。中國古代國家的組織，到夏禹平定水患以後，交通便利，漸有統一的規模。夏時常常內亂，及商湯革命，那後代的嗣王，沒有雄才大略。直等到周初，出了周公一個卓越的人物，纔想建設周朝的統一制度。他著一部簇新的周禮，當時曾否實行，後來學者，頗以爲疑。就令果真實行，亦不過在北方一小部份地方，或在一最短時期罷了。有的說六藝詩書禮樂都是周公的舊典。周公確是個能夠苦思的人，又是王室的嫡系，開國的元勳，他用了許多『夜以繼日』的工夫，來定一種國家永久的大計畫，也是意中的事。他那典章制度，條理詳密，組織完備，實前古所無，在政治思想史上開一新紀元，大有可惹人注

意之處。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策，」那布在方策的東西，恐怕是大半出於周公，假文武之名以行的。但是當時周公的制度既未十分大行，一般舊學先生，或不盡以新朝制作爲然，很少人把他拿來澈底研究。孔子生於魯國，魯是周公的封地，孔子盡見周禮，大大佩服周公的爲人，論語上有「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之嘆。於是周游列國，歷于諸侯，無非要達到他從周的主張，實現周公的制度。晚年又將周公六藝，加以修定，格外發揮光大，就中間找出些倫理政治的標準，來教授門弟子。所以孔子可算當時的新學大家。新學創於周公，成於孔子。因爲他與周以前的政治學原理，不甚相同，所以叫做新學，後來就成爲北方學派；而所謂「古之道術」的舊學，反在南方有特別的發展，成爲南方學派。

南北兩派政治的主張，南派是自然主義，北派是人爲主義。南派以爲國家社會發達，是那環境上時勢上所造成的自然結果，爲政者祇在因勢利導；北派却以爲政治進步，是一般執政聖賢的人格教令所感化，可以預定一種圓滿妥善的

計畫，如那些制禮作樂的辦法。這不過說他們原理上區別的大概，此外也尚有各樣的細節，以後再爲詳論。中國開化，南方比北方較晚，南學本是北方周以前伏羲以來的君相或思想家相傳的學說，是由事實上經驗所得來的；也是古代北方學者所向來服膺的。但是周公的制禮一出，較從前格外整齊明備。又得孔子加以發明，頓然開了新學的局面，北方學者的視線，就爲之轉移了。老子以南方人而久居北方，又掌管柱下藏書，熟習古史，深觀前人種種大功業成就的原因，及周公新制不能永久施行有效的緣故；了然於他們的得失，就此發見了好些人事上的公例，來做他政治倫理的法則。孔子的歸宿在王道，老子的歸宿在皇道。孔子講仁義，老子講道德。孔老的影響成了後來南北學派分立的形勢。北派的政見，多依據德性上的感情；南派的政見，多依據利害上的需要。北派好比社會主義中的烏託邦一派，如 Robert Owen, Utopian 之類，議論表面較爲美觀；南派好比社會主義中的唯物史觀一派，應用內容，較爲切實。但嚴格論起來，北派

儒家最高的政治思想，如大義等確近於社會主義，南派道家最高的政治思想，實近於無政府主義。

南北兩派政治思想的不同，一部份固因地理上的關係；黃河流域的思想，自然與揚子江流域的思想有些區別。但及他們學派已成，影響所被，則南人也有信仰北派的，北人也有崇尚南學的。孔門中間也有南人，南派正宗的道家因以南人為多，其餘南派的支流，如縱橫家，法家等，就多有北人，蓋戰國之末，南派學說的勢力，早已侵入北方了。

北派自以儒家為正宗。孔子弟子，雖分為八儒，他們的言行，不盡可考，據所能看見的，却無甚異同。此後孟子荀子，都是純正儒學。中間雖小有出入，無礙大體。南以道家為宗，此外縱橫家的捭闔揣摩之術，實是出於老子，申韓的刑名法術，太史公以為『原於老子道德之意』，確是不錯的，許行也由道家蛻化自成一派，很近於無政府主義。

南北兩派以外，同時有非南非北的折衷派，就是墨家和名家。雖然他們的思想近於南派的地方較多，但子細看來，仍以他們爲獨立的折衷派較爲適當。他們欲於南北兩派以外，別樹一幟。但他們政治上的本領和見識，是很薄弱的，他們的辦法，是不完全的；學理是淺近的。僅僅做出一種悲天閔人的態度，佐以名言詭辯的小巧，來立異取名。墨翟，宋鉞，尹文，都是這一路。名家本來出於墨辯，公孫龍惠施之徒，又不足論了。

南派學說，在戰國末葉影響最大。漢興尊重五經，以後便爲北學統一時代；南學愈微，往往被人看做異端。此編所述古代政治思想，注重春秋戰國之際，南北兩派思想之異同，兼及當時折衷派之政見。至於後世南北兩派思想之承繼者，僅於結論中約畧敘述，不復詳考。

第二章 北方政治思想

第一節 北學之淵源與周公

古來帝王，多半出在北方。那些帝王，據古史上說起來，都是大有本領的人，他們的言行就是倫理政治的標準。不過太古的時候，所有皇帝的記錄，雜在神話當中，孔子集北學之大成，祇有在易繫辭上，易繫辭是否孔子作，論但總是北學家的作，物無定說及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尙書，就斷自唐虞爲始。豈非因爲時代較近，事實較爲可信嗎？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後儒稱孔子是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但堯舜禹湯，雖是在他那時代的國家政治上，曾經建立過大功業。不過細看那時代的情形，國家統一的事業尙未完成，那裏說得上有甚麼美備的制度。祇有周初的文化，確較進步，所以能夠發生有系統的政治組織。如周公那些制作，固斷然爲前古所無的。孔子自謂從周，在政治上固是完全擁護周公的制度。堯舜禹湯，就使相傳有些斷片有價值的道理，那會及得周公的條理整齊。況且儒墨所說的堯舜，也不一致，難於徵信。韓非子說：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

之誠乎？（韓非子顯學篇）

荀卿是較晚出的北學家，他就老實說法後王，後王即指文武。文武的道理，無不包羅在周公的著作裏面，所以現在祇認周公爲北方政治學的初祖。

六藝是周公舊典的話，姑且不論。目前單考究周公的制作，在政治史上價值如何？

周朝所以滅商得天下，全靠太公的謀略；其後治天下，全靠周公的政策。太公是個北方深於古之道術的舊學家，文王初請他出來，做了謀主，輔佐武王，成就伐紂的大功。他年紀最老，功成以後，便到他齊國封地去了。周公却是武王的介弟，是個好學深思的少年，文才又好，伐紂時的牧誓，就是周公做的。武王克商，不過兩年，就病死了。那時成王只有十三歲，武王把建設國家的大計，完全付託周公。武王既歿，周公攝政，他那地位，就與天子一般。他成日夜的想法子，要創造一個周朝政治的新局面；又禮賢下士，『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結果做成一種

前古所無的制度。他雖遭遇了許多困難，他那制度，在當時似確已頒行，不過或者未得到普遍和長遠的效力。他那創造的才能同他的思想，實是偉大可驚的。既已假定周初的制度，完全出於周公，現在祇能舉其最大的，莫如封建，井田，學校，三項：

(一)封建 封建是將全國的土地，劃成若干國，周以前已有這種制度，不過周朝格外詳備。他那建國的方法，先分別九服。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九服各五百里，藩服距王畿四千五百里，南北相距九千里，并王畿爲萬里，東西也是一樣。再拿九服來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有爵位的人。公國方五百里，侯國方四百里，伯國方三百里，子國方二百里，男國方一百里。其餘尚有附庸。

又因爵位來制定食祿的多少，但在孟子時候，其詳已不可得聞。每國的宮室，城郭，禮節，朝覲，貢獻，等等，都有常規。王畿居中，九服遠近拱衛，那組織也是很細密的。

(二)井田 井田的制度，將兵役，租稅，教育等，都寓於其中；非最有思想的大政治家，不能創造這種系統謹嚴的制度。但是自來說法也略有異同，現在祇講個大概。王城九里，城內四圍中，附郭曰圉，五十里曰近郊，近郊爲鄉，鄉外六百里曰遠郊，遠郊爲遂，遂爲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自鄉至都皆爲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益以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共計田一頃十二畝半。五口爲一家，八家九頃，共爲一井，就是井田。廬舍在內，其次是公田，又其次乃是私田。孟子說：『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所以私田有十，則公田有一，這叫做什一而藉。藉字是助字的意思，藉民之力，來幫助公田，與後來收租稅的道理一般。人民日就到田廬去力耕，到晚

回到所居的里巷，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方里爲井，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里的中間爲校室，選耆老爲教師，就是小學。至於井田出兵的方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四六十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具備。大夫號稱百乘，諸侯稱千乘，天子稱萬乘，都是因他們領地的大小，按照井田出賦的數目來推算的。到農隙的時候，就講習武事。其他井田中溝，洫，畎，澮，塗，徑，等等的廣狹深淺，也各有定制，並有專官掌管修理事務。看管子書中，有許多與周官所記相出入，知道井田制度，當時列國確曾一度奉行，或者細節有些變通，是不能免的。

(三)學校 周制每里都有校室，每鄉都有庠序。民生八歲入小學，禮記上言十歲出就外傅，是指至遲不得過十歲之意。漢書曰：『十歲以下，上所養也，十歲以上，上所彊也。』則似當時也行一種強迫教育制度。小學所教，無非書計，樂舞，及長幼，儀節等。年十五入大學，其秀異者移於鄉，學於庠序。庠序

中的秀異者移於國，學於小學。由小學進於太學，叫做造士。然後加以爵命。

太學指王朝之大學。周有五學：東爲東序，西爲虞庠，北爲瞽宗，南爲辟雍。（即大學）中爲小學。

又有懲罰不帥教者的方

法。王制說：『命卿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不變。命國之右卿，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卿，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至於考試的方法。學記說：『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所有國家大典禮，如飲射，養老，釋菜，釋奠，獻馘，獻囚等，都藉學校地方來舉行。所以周時學校的範圍是很大的。其詳細的節目，雖不必盡出於周公，或者也有些是因襲前代舊制，但大體總經周公手定，爲他建國方略中之一部，是無可疑的。

封建，井田，學校，三項，是周政之最具有價值的。看他那制度互相聯貫，如經緯相交，至纖至悉。確是一人精思所成，不像前代已有的。周朝建國時形勢，似乎未必能

將這種制度全部實行，所以諸書所記，有好些參差出入的地方，有人就說王制也是兼明夏殷之制，這話却未可信。周公的制度，要藉禮記及他書來證明的不少，禮記自然記述周朝的制度較多，即令小小異同，或是施行和傳說上所生的差別，不能抹殺周公創造的精神，遽然認爲前代的舊制。至於講周禮是劉歆偽造，更是亂說。我們不妨把周官當做周公的理想國家，他那制度，要通體實現，纔有大作用的。井田的辦法尤好，足見周公的本領。推論他那效果，真能使無一夫不得其所。在周朝的時代，政治史上有這樣一個大思想家，確是不容易呀。

第二節 孔子之政治思想

周公的制作，雖是粲然可觀，到後來實行的效力，究竟很少，祇賸下些『布在方策』的文字。春秋時候，有孔子一個大聖人出來，對於周公，著實崇拜。也承認他那制度，比較最爲完美。所以孔子著書，大半根據周公舊典，加以刪修，並未別創甚麼政治的新辦法。雖然細看孔子晚年思想，似乎有點變動，公羊家曾說他有

改制變周的意思，但實際上沒有可以證明的條件。大約孔子栖栖皇皇，就是想把周公的制度，重行實現。所稱的『文武之道』、『王道』等，無非都在周禮制度當中。不過他推究這種好制度所以不能行的緣故，第一種是因為舊俗難變；第二種是因為王室衰微；第三種是因為諸侯專橫；第四種是因為道德墮落。他於是想利用倫理的方法，來補充政治之不足。首先就表明從周的主張。論語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在春秋當中，就表明他尊王的大義，對於諸侯專橫，深加貶刺。又考究王室衰微的原因，也是王者失德所致；於是想把執政者的人格改善，則周公所定的仁政，自較易於推行。論語上說：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爲政）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孔子這思想，是要以修身爲本。由身推到家，由家推到國。可以拿堯來做比例。堯典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孔子從黃帝孫得書三千餘篇，來修尙書。王充竟以尙書是出於孔子的鴻筆。孔子特在堯典提出此節，做他平日主張的根據。禮記大學，是孔門遺書，說得尤爲條目分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節最能發揮孔子在政治上的一貫的主張。他以為周制已經完善，不必別立制度，但設法把一般的人格改善，將來周制就可以實行了。此事自要先從執政者的人格改起。他對於當時那些濫用刑政的人，極為不滿。論語說：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爲政）孔子的主張，是要養成執政者之德，來行周官之政。宋儒常說：『有闕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是這等意思。他那種以修身爲治國之本的說話，流爲後來北方學者的常談。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北方政治思想，自周公創下了一個宏遠的規模，孔子又加一層推行的方法。使倫理政治，會合爲一，北方新學派的勢力，始格外

膨脹。孟子許行章直以北學爲『周公仲尼之道』，這是確有卓見的。

孔子雖未別創制度的內容，假如他自己執政，對於周公制度，或也免不了有些改變的地方。顏淵問爲邦，孔子說：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靈公）

此仍是些小節。禮記禮運篇，記孔子與子游談話，恐是孔子晚年思想。他理想的政治，有大同小康二種：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以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

注家以爲大道之行，是指五帝時，小康是指三王時。但細看起來，五帝三王時的現狀，未必已完全達到此程度，仍認爲孔子之理想政治，似較妥當。却與孔子早年思想，有些不同，不過禮記出於後人編集，不知道是否確爲孔子的說話。

第三節 孟子政治思想

孔子弟子雖多，對於政治上沒有甚麼新發明，不過承繼師說罷了。相傳大學孝經，是曾子的著作。也無非發揮孝弟修身爲治國平天下之本的道理，不出孔子平日的緒論。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他那規模，較爲博大。北學聲勢一振。他生在戰國時代，南學正盛，折衷派爲墨家，名家，也盡力在政治上活

動。孟子獨自稱爲仲尼之徒。各國方務爭戰，孟子獨說仁義。但他著書，是一種問答的體裁，取的是批評的態度。極力攻擊那些異端的不對，却沒有完全把他自己的思想條分縷晰的寫在書上，所以我們祇能看見個大概。他也主張用倫理來補充政治之不足，也是以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他好像以爲政治教育的內容，最要的是人倫主義。他說：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滕文公）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同上）

孟子周游列國，都說時君以王天下，行仁政的道理。他那仁政的條目，仍不出周公法度的範圍，確是北學的本色。他說：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滕文公）

孟子的思想，是要用政治的手段，注重一般人民的生活方面，先使他們衣食饒足，纔能教以禮義，這就叫做仁政。所以又說：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滕文公）

又說無恆產的壞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

孟子於是又提出制恆產的方法，也是與井田制度相表裏。他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

蓋仁政的要件，第一在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黎民不饑不寒，其次乃能興教化。這樣就是王道了。

孟子政治思想，在北學當中，是比較傾向於民衆方面。他說：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盡心）

他那政治目的，就是要爲多數的民衆謀安樂；他的主義和方法，也很簡單明瞭；是孟子政治學說的特色。

第四節 荀子政治思想

荀子的學問，雖是承繼孔門的北方思想，然却已有一部份的南方化。他所著的書，閱深奧衍，與孟子那簡單直捷的不同。所以荀子不及孟子之純粹，孟子不及

荀子之博大。孔子所說政治上的工具，以禮樂兩種爲最要。如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外講禮樂的甚多。孟子便絕少論到禮樂。荀子是禮學專家，小戴禮記，多引其文。這是內容較孟子豐富的地方。或者孟荀著書，體裁不同。孟子注重與人辨難，使之折服，關於政治，因戰國民生憔悴不堪，所以祇提制產分田等切近於普通生活方面者來講；荀子却含有發明周孔古學，來訓徒傳道的意味。所以兩者自應有詳略之差，與孟荀優劣無關。現在且看荀子的政治主張如何。

荀子政治學說的根本原理，是積極主張『人爲主義。』所以他說人性本惡，聖人纔用禮義來把他改好，政治的作用也是一樣。性惡篇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

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古者聖王以人之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性情而道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下略』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耶？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

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强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誣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下略）

荀子以禮義是至人所作爲，與孟子以仁義禮智爲固有者不同。此是荀子學術的根本原理，所以在政治上同時主張『人治主義』他說：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世之變，足以亂矣。（君道篇）

他的意思，以爲有了聖人君子，纔能立好的法度；也要有了聖人君子，纔能行好的法度。這是他由性惡論產出的極端『人治主義』。但是聖人君子拿來矯正世間壞處的工具，以禮樂兩項爲最要。禮來正人的身體，樂來正人的心志；身心都正，治化乃成。所以荀子書中，禮論樂論兩篇，尤爲精粹。他常常稱美周公仲尼，王

制篇中序官一段，直是祖述周禮：

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推，大師之事也。修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域，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問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尙定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稜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修探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立法則，兼聽而時擒之，度其功勞，

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從覈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豪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篇中多詁字，注家所解亦未安，故仍其舊。

上段列舉官事，却仍歸到人治，非其人則政事不能實行。荀子比較的重實驗，故不言天道，不信五行。他雖也承繼周孔之學，但不似孟子那樣走於極端。他既講禮義，同時也講刑法；講王道，同時也講霸道。不過以霸道遜於王道一等。王霸篇同王制篇均以王霸並舉。且說『義立而王，信立而霸。』王霸兩種，都是治術上可采取的。齊桓管仲這等人物，也是他所稱贊的。並其容許戰爭，沒有孟子『善戰陳者服上刑』那類說話，惟權詐之兵，是他所排斥的。綜合起來看，孔孟是純正北學，荀子的政治論，有七八分『北方化』，尙有二三分『南方化』在中間。他的弟子韓非李斯，就完全流入南方學派了。

第三章 南方政治思想

第一節 南方政治思想之淵源與道家

老子爲南學之宗，他這學派，仍是出於古之道術，不過與周孔派的新學說不同。他是深觀前聖在人事方面應用有效的公例來著書，巋然獨樹一幟，後來便和北方周孔派對立。北學重理想，南學重實驗，北學是人爲主義，南學是自然主義；北學所選擇的工具是形式方面的，南學所選擇的工具是精神方面的。老子曾對孔子說：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莊子）

這就說孔子拿六經來垂訓，祇如一種『迹』的形式，而不是『所以迹』的精神。古人開物成務，都是能觀察時變的精神，去適應他的需要，所以有實效；倘單執定一種古法子，是沒用的。必須懂得這個訣竅，纔算懂得道術。韓非子更申此義：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獸，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韓非子五蠹）

聖賢都是因應時世的需要，建立他們的功業，這就叫自然主義。一時世與他時世的需要不同，所以他們的功業也不一樣。無論作用多少理想的工夫，人爲的力量，要來做成一事，倘與當時環境的需要不相合，但是不能實現的。比如周禮那種制度，是何等的粲然可觀，但在實行的方面，或者沒有收到怎樣美滿的結果，我們可以認定他那制度與時世的需要，必是不盡相合。所以強勉造作，不如因勢利導。慎子說：天道『因則大，化則細』也是這個道理。因應祇是因應現在，

不能預計未來，假使擬定一種制度，預備後世實行，更覺難望。如此都是南方思想的根本原理與北方思想的根本原理有異的地方。

北方的思想較沈著，故北學自孔子以下，無大變動。南方的思想較活潑，故南學自老子以後，就發生好幾個派別。因為南學於實驗的應用，研究得最精，於時機的利害，認識得最捷，所以小試則為法術家和縱橫家，富國強兵的霸道；因為南學尚自然不尚人為，主放任不主干涉，所以不取仁義，忠信，君相，制度，種種拘束，他的極端，就成為道家渾樸的皇道。

法家，縱橫家，都是道家的支派，前人已有定說。此外許行亦出於道家。現在先述道家與老子學之淵源。

道家之學，古來本早有的，不過到老子的時候，道家範圍，始格外擴大。向來以黃老並稱，老莊列書中，都有黃帝遺說。黃帝一生，創建許多事業，他在人事上的經驗很富。有所發明的地方，一定不少。後來兵家，陰陽家，權謀，數術之類，無不記始。

黃帝。黃帝以前的伏羲，神農，也是開闢亞洲大陸的首出人物；他們的傳說雖然與黃帝一般的雜在神話當中，然在太古茫昧的時代，能留下這樣的令名和功績，使我們永久記憶，那人格的非常偉大，可以想見。他們必定都是領會了宇宙間一種自然律。拿來做他們應付人事需要的方法。最古流傳的一部易經，說起來和伏羲，神農以來治天下的人，都有關係，恐怕古之道術的綜合原理，統在這易經上面，能夠發見。易繫辭說：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

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當取諸夬。

孔子晚年纔學易，繫辭也有說是孔子作的，這段想必是依據北方古來的傳說。但他不過把易經列爲六藝之一，看論語上說『假我數年，卒以學易』的說話，好像孔子向來並未甚精通這種學問，他的大段工夫，仍用在周公的新學一方面。易經講宇宙消息盈虛的自然律，伏羲以來的大人物，都拿他來做立功制器的標準，所以說易經無異古之道術的一部綜合原理。老子是個古學專家，對於這易經的應用，必也有澈底的研究；他著書雖不提易經，至於所講的吉凶倚

伏禍福成敗的道理，完全是從易教出來的。所以六朝的玄學家，每以易老並稱，易經可算是道家最遠的淵源了。

易經所示宇宙間的公例：道家總說他叫做『自然』。法家，縱橫家，分析起來說一個『因』字，一個『權』字。他們應用在人事的要點，第一要審利害，第二要有實效。既不用周孔新學派仁義忠信的名目；亦沒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那般道理；這纔是真正的古之道術。

這種道術所傳人事上的定律，不但伏羲，神農，黃帝，拿他來應用，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也拿他來應用。伊尹，佐湯，太公，佐周，他們著的書傳亦都列在道家。武王克商，全靠用著太公的陰謀；陰謀並不是壞的東西，要舉非常大事，不能不暗中熟籌利害，萬全而後動，這就叫做陰謀了。

武王克商未久而崩，周公攝政，要創造他那理想國家，爲新學派開祖，不完全用古之道術。太公却拿他自己的學問來治齊，與伯禽治魯的方法是不相同的；那

時齊國就已留下道家的種子。後來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漢志也把管子列在道家。太史公是個最有見識的人，他管晏列傳，批評管子的政事道：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據太史公說來，管子也是長於因勢利導的作用，正是道家處理人事的法律；伊尹，太公，管子，可算道家政治思想較近的淵源。

道家思想，雖是淵源前古，自然老子著書，將古之道術應用於人事的公例，簡要說出，遂卓然爲南學之宗。那時北方行的周公新學，古學反盛於南方。老子本是楚人，故在楚國這種的學問，尤爲發達。如狂接輿，老萊子，尸佼，鵠冠子，都是楚人，鬼谷子，莊子，也是接近楚國邊地的人。楚的領土，在揚子江流域，交通便利的地

方，人民智巧，所以楚國爲南方思想薈萃的地方。

南方思想，大半是道家的支流，現在略述老子以下道家的政治論：

一、老子

韓非解老喻老，完全取老子書中的主義，來做法家根本原理；縱橫家捭闔揣摩之術，有人說出於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一章。他們雖然研究道家學問，却是急於立功見利，不似老子思想那樣高尚。我們且看老子自己的政治論如何？

老子政治上的主張，全沒北學禮義賢智忠孝那些名目，要反於清靜淳樸。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詐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老子又自述他所理想的國家：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深明世間成敗往復之理，知道利就是害之所生，福就是禍之所伏。不屑拿那些道術實驗的方法，爲一時期小成的作用。要澈底建造一個安穩的國家。這並不是甚麼厭世主義，因爲他曉得無論講富強，談仁義的政治，固然也可以成功，結果仍是要陷於紛亂不穩固的地位，所以一切放下，發表他類似皇道的一

種政治主張。祇有他見得深，所以說得出，全係由經驗得來的老謀深算了。

二、莊子

老子以後之道如楊朱爲我，亦是倫理中一種主義，却與政治無關。此外列子，鶡冠子，皆僞書，所以但述莊子的政治論。

莊子書中，寓言十九，其政治主張，仍承老子之說，追慕皇道。故應帝王篇說：『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卽指伏羲。盜跖一篇，卽非莊子自撰，亦係莊子之徒所記，尤譏諷世所謂制禮作樂一般聖人，不過供給大盜偷竊的材料。他說：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下略）

這也是老子棄智一樣的意思。但馬蹄篇中，發揮他的政治思想，尤爲詳盡：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齟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

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跽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

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赫胥氏之時，赫胥即神農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醫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羅素 B. Russel 到自由之路一書，引莊子此段，以爲無政府主義之祖。這是道家極端的理想政治。

三、許行

許行是戰國時候一個爲神農家言的，他雖以農事自己標榜，他的辦法，仍是由道家思想蛻化而來。不過他的學說，別處無可考見，今將孟子所載的引在下面：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中略）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許行是個社會革命家，無政府主義者。他要滕君與民並耕而食，他說有倉廩府庫，就是厲民自養；這樣的主張，就是要廢除當時政府的形式。在他那種理想社會，當然沒有錢幣一類東西，只用物品類似的數量，假定價格，來做折中的交換，以共濟大家的需要。可惜他那並耕的方法，和交換的標準，不曾說得詳細，我們不能窺見他學說之全體。莊子的無政府主義，祇是渾渾沌沌，夢想太古無爲的狀態；許行更進一步，定一個可以著手實行的辦法。他思想却比當時一般只曉得遷就現狀的政客，高出幾倍。孟子也一味泥於北方周孔派舊學說，不甚了解許行的用意，漫然駁斥，又罵許行爲南蠻馱舌之人。亦足見戰國時候，南北思想

衝突之烈，感情之壞了。

第二節 法家政治思想

法家多係北方人物，到韓非集其大成。太史公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說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較有見地的。所以也把法家歸入南學一派。

法家到商鞅的書，纔有條理可尋，商鞅師尸佼，却是楚人。據劉向別錄 據此尤可信法

學淵源在南方。劉向又說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尸子早就與北派立異了。現在尸子書不全，中間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大政見。今分別述韓非前的政治思想，及韓非的政治思想於下：

一，韓非以前法家的政治思想。

韓非以前的法家，最有政績能著書的，當推商鞅。他佐秦孝公變法，他的政策，第一是重刑。第二是貴農戰。但他要變法，必先推倒舊思想。所以說『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必足多。』又說『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

任舉姦之鼠也。』又說六蟲爲亡國之俗。『六蟲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與北方周孔思想尊重孝弟仁義的，完全相反，恰和老莊派的非毀聖智，是一鼻孔出氣，至於他重刑的主張，史記曾記他始立什伍連坐之法。商君書中，說『王者刑於九而賞出於一』。又以爲輕罪當用重刑：

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說民）

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賞刑）

商君的農戰主義，後來韓非也承其說。商君書中，有墾令，農戰，二篇，專明此義。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者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

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農戰）

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黨言）

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民之欲富貴也，共鬪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

商鞅的主義，最爲深切著明。此外如慎到，申不害，也是法家大大有名的。他們的遺說雖已不全，我們猶能找出慎子是貴因，尚勢的。申子長於術，又以黃帝及堯之治，都是因爲能明法令之故。總算法家正宗，也大半是從黃老道德之術引申出來。不過商君以後，終推韓非爲集大成的人物。

二，韓非的政治思想。

韓非本是荀卿的弟字，他先研究北方學問，後來服膺老子的書，乃一變其宗旨。

他書中解老喻老二篇，可以看見他的根本主義。法家想像中的政治，本來要建設在『理』Reason 的上面。彭蒙嘗說：『聖德者，自理出也。』尹文不過這個『理』字，得韓非在老子當中，找出根據來，就格外精確。他以老子所說的道，就是『理』。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老解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上同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上同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

故曰深其根。體於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上同

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齋。齋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齋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齋是以蚤服。上同

短長，大小，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主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上同

已上幾段，是韓非借老子來建立他的政治哲學原理。在當時學者通用的仁義道德那些名目當中，另外揭出一個『理』字，看做萬事萬物的根本。他那『審合刑名』的妙義，都是由此發生出來。至於他的政治主張，雖然與從前的法家差不多，他總是格外詳密些。譬如南方學者反對北學所稱堯舜與孝悌忠信之道，韓非却更進一步，說堯舜也是不能實行孝悌忠信的。他說：

天下皆以孝悌忠信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忠孝）

韓非是用『以子之矛，陷子之楯』的方法，來詰難北學家。他又主張政治要法術兩者並用，單用法，或單用術，都是要失敗的。他說：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法者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

韓非亦主張嚴刑峻罰，以爲賞尤不可濫。他說：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外儲說右）

韓非亦以爲治國當賤文學游談之徒，而顯耕戰之士，與商君一般。他說：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八說）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五蠹）韓非是要用法術治國，實行他的耕戰主義。也是一種富國強兵的霸道。

第三節 縱橫家之政治思想

縱橫家出於鬼谷子，他那學問，也是道術陰陽消息之理，揣摩人事變化的定則，來做他飛箝捭闔的作用。所以縱橫家的原理，實承黃老太公之術，與南方思想的根據是相同的。鬼谷子戰國時隱於潁川陽城，他有蘇秦張儀兩個大弟子，藉師說來取富貴。淮南子說：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縱橫家的長處，是在明於利害，議論容易動人，幾於使人不能不信服他。在戰國時候，蘇張所至的地方，無不言聽計從，全沒韓非『說難』那種道理，真算應用上最有實效的。但他只圖苟且成就一時間的勢力，沒有明瞭的和永久的政治上的主張，却是縱橫家短處。

今傳鬼谷子，不知是否原書，文義雖不似諸子那般精深，却也能說明他那一派

的道理。忤合篇說：

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畫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筮，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鬼谷子的道術，被秦儀拿來小用。蘇秦初說秦無效，後來熟讀太公陰符，學問大

進，遂歷說諸侯，佩六國相印。蘇秦死後，張儀也歷相各國。他們看來好像只曉得勢位富厚，但是要施偉大的政策，總當先有統一的國家。所以蘇秦合從用諸侯來攻秦，張儀連橫用秦來攻諸侯。或者想先構成一個統一的局面，纔有以後的辦法。可惜大業未成，各自死去，現在無從認識他們政治上根本的主張。至於那些巧詐的談辨，雖於當時政策上發生相當的影響，却在理論上無甚研究之價值；所以一概從略。不過他那思想，也是老子南學派的支流罷了。

第四章 南北折衷派之政治思想

南北兩派的政治思想，孔老二家，淵源最遠，影響最大。春秋戰國時言政治的，不入南派，便入北派。他們兩派的政論，實在也有對抗的價值。中間却發非南非北之折衷派，如墨翟，宋鉞，尹文，及名家惠施公孫龍諸人。他們的學問，大部分出於南派，小部份出於北派。他們沒有甚麼政治上真正建設的本領，不是唱些迂闊的高調，就是弄些詭辨的小巧，一味沽名釣譽。細看起來，他們理論上的根據，並

不似北派那樣有組織，南派那樣有實驗。所有議論的材料，都是淺薄瑣碎不過。現在且把他們大段批評於下。

(一) 墨翟

墨子學說，最要的在兼愛和節用，大體也出於老子的慈儉主義，所以說有多分取自南學，不過他主張得格外過火些。他那議論，大半都很淺近，非攻無非是兼愛的道理；薄葬，非樂，無非說喪葬和樂器的費用，都要多花錢，所以不好，就是節儉的道理。他那明鬼篇僅引些小說一般的神鬼故事，來作證據；非命篇以爲大家如果聽天安命，恐怕變成怠惰，政令就要不行。墨子的見識學問，真是卑之無甚高論。現在略引一二段，以見其凡。兼愛篇說：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寶，不愛異寶，故竊異寶以利其寶。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

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惡^{烏音}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寶若其寶，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他非攻篇說：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自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牛馬者，其不仁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

也，他概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虧人就是不愛人，所以非攻的道理，也從兼愛出來。看他所說的原理，煞是淺近。孟子說：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摩頂放踵，那裏有能利天下的道理，這就是一種迂闊的高調。墨子不願像北派推尊文武周孔，也不願像南派推尊伏羲神農，却折衷在中間找出一個大禹來，做他學派的遠祖。墨子公孟篇說：

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墨子書中多稱禹，禹自然是治水有大功的人，雖明於古之道術，到底沒有甚麼特別流傳的東西，可以做一個學派的開山祖師。但是莊子，淮南子，也說墨子學出於夏禹。淮南子要略說：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易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一作垂插以爲民先。別九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去排濡不給乞。弑死陵者葬澤，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淮南子說夏禹時候，天下大水，人民皇皇救災不暇，他那薄葬節財是種不得已的緣故。這不過時勢所迫，並沒有高深學理，存乎其中。墨子也因為要與南北兩派立異，藉夏禹來裝個幌子。我們當真把禹看做墨學之祖，似乎太迂了。所以南派的莊子，北派的孟子，荀子，都不以墨學爲然。莊子說：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天下）

荀子說：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羸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

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嚙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富國）

莊子荀子，都說墨子節儉得太過，孟子却說他的兼愛是愛無差等。愛與儉雖是通常的美德，自然也要有個分際。墨子只顧囫圇的講得快意，其實那裏事實上辦得到。我們固不妨把他的學說，當一種節儉愛人的格言來看。因爲不是能夠實行的事，在倫理政治方面，不能認爲有多大價值。譬如佛和耶穌，也發揮平等的愛。是生於他們哲學和宗教的感情，不是政治上的事。墨子尙沒有他們說得那樣澈底。我們豈能盲目的崇拜他那沽名釣譽的假慈悲嗎？

後人喜稱墨子赴荆救宋的故事：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赴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墨子見楚王說其不攻宋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

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勿攻宋矣。』（公輸）

此事不甚近情理，楚欲攻宋，何必定要用甚麼雲梯。墨子果有這樣本領，可以設法平息當時多少戰爭，何必單單要走十日十夜，來救一個宋國。墨子既無儒家那些治國平天下的手段，也無縱橫家那種存危濟變的辯才。墨者之徒，想張大其師，或者就造出這等弄巧的故事。

此外墨子的辯經，雖是名家所宗。現在錯脫不甚可讀，就使有些新穎的發明，也不過破碎的小智，於政治沒有多大關係。

(二) 宋鉞，尹文及名家諸子，(惠施公孫龍)

戰國時候那種非南非北的折衷派政客，尙有宋鉞，尹文。莊子說：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欺於衆。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不欲令相犯錯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脩餌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因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天下)

他們於政治上並沒有澈底的根本計畫，只想暫救目前。掛了禁攻寢兵的招牌，

要來調和戰爭。周行天下，強聒不舍，既不像北派那樣不肯枉尺直尋。他那談說，恐怕又極平常，不似縱橫家講得利害動人，所以令人聽得耳厭，不願與他們廝見。但是他們那種兼愛忍辱的精神，却與墨子相近。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不知是否現在所傳的尹文子。但可以看見他折衷派的主張。他說：

大道治者，以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

他的意思，說治國的人，如用了大道，自不妨不用儒墨名法的；如用了儒墨名法，也並沒離開大道的。是要調和兩派的衝突，是一種折衷的口吻。他又說：

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其餘尹文書雖有些近於名法的緒論，却沒甚精采。戰國時名家，最負盛名，且遺說流傳較多的，莫過公孫龍，惠施。惠施是莊周的朋友，曾爲魏相。他的名辯，也見

於莊子書中。全是些詭辯的小巧。呂覽白圭和魏王說：

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踴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

美而無用，是名家的通病。公孫龍著白馬論，持臧三耳之辯，爲趙平原君客。列子記樂正子輿批評公孫龍的說話：

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

劉向別錄記鄒衍過趙，批評公孫龍的話，頗有至理。他說：

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

魯仲連年十二時折服田巴的話尤爲痛快。他說：

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爲所貴談談者其若此。先生田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太平御覽）

田巴也是當時稷下辯士。大概名家的人物，他們沒甚麼真正的學術，來和南北兩派競爭，又不屑附於兩派旗幟之下。就用些辯智小慧，藉調和折衷爲名。惑人動俗，取容於世。他們的政治思想，本無研究的價值，特附論於此。

第五章 結論

周秦的時候，南北兩派思想並行。北學盛於鄒魯，南學盛於齊楚。文學家如楚國的屈原，也是一種南方思想。漢興立五經博士，獨尊孔子，南派漸衰。太史公說賈生晁錯明申商，而淮南子著書，承道家之學。王充論衡，亦是以道家實驗的方法，推論世事。六朝之際，玄風大行，嵇康，阮籍，何晏，王衍之流，尙是南學緒餘。抱朴子

有詰鮑一篇，記鮑盡言學說。近於無政府主義。他說：

儒者曰：『天生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知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由乎爭強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柱刻漆，非木之願；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使黎烝，養此在官，賞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爵祿辭讓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有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兼并；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言同，於道相忘。疫癘不流，

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筭。（下略）

鮑盡言完全是一種道家思想。竹林七賢，雖也抱虛無主義，却在政治上沒有這樣明瞭的主張。唐宋以來，儒教益盛，因爲科舉都用經義取士，倘若立言的人，反對孔孟的教義，就算離經叛道。那程朱一般人，以承繼道統自任，他們自然儘量發揮北方周孔派政治學說，不用說了。卽如王安石是宋朝主張變法的大政治家，也僅僅想實行周官的制度。我們向何處再找南方思想呢。

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國，那時平民文學勃興。一般小說戲曲當中，偶然可以發見政治上的不平鳴。如羅貫中這等人物，提倡武力的平民政治革命。雖有些南方的精神，不過祇是文學上事。明清學者，都講究北學，他們政治思想，不外孔孟的緒論罷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0457B

共學社
羅素叢書

政治理想

本書為羅素名著共分五章一改造理想二資本主義與工銀制度三社會主義之缺點四個人自由與公共管理五民族獨立與國際主義凡所論立皆現今社會最主要之問題由程振基君以淺近文言譯出明晰精確不失原書固有之精彩

一册三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304)

Chinese Classic Library
A Study of Ancient Political Though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

（國學小叢書）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謝无量

發行者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國學研究會演講錄

第一集
定價五角

是編皆近代

名人在東南

大學南京高

師講演學術

之鴻著國學

研究會哀輯

付印以供學

者之參考本

集內容及演

講人列下

▲梁任公講——屈原研究——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歷史統計學

▲江亢虎講——歐戰與中國文化——中國古哲學家

之社會思想

▲蔣維喬講——法界——覽

▲吳梅講——詞與曲之區別

▲顧實講——治小學之目的與方法

▲陳延傑講——現代詩學之趨勢

▲陳鐘凡講——秦漢間中國之儒術與儒教

▲陳去病講——詩人當具史地兩種之本領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國學小叢書

詩經研究

謝无量著
一册四角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謝晉青著
一册三角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謝无量著
一册二角

楚詞新論

謝无量著
一册二角

陶淵明

梁任公著
一册四角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謝无量著
一册三角



929124